

宋
(三)

歷代小說筆記選

商務印書館發行

嶺外代答

宋周去非

三合流

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趾洋中有三合流波頭潰湧而分流爲三其一南流通道於諸蕃國之海也其一北流廣東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東流入於無際所謂東大洋海也南舶往來必衝三流之中得風一息可濟苟入險無風舟不可出必瓦解於三流之中傳聞東大洋海有長砂石塘數萬里尾閭所洩淪入九幽昔嘗有船舶爲大西風所引至於東大海尾閭之聲震洶無地俄得大東風以免

象鼻砂

欽廉海中有砂磧長數百里在欽境烏雷廟前直入大海形若象鼻故以得名是砂也隱在波中深不數尺海船遇之輒碎去岸數里其磧乃闊數丈以通風帆不然欽殆不得而水運矣嘗聞之舶商曰自廣州而東其海易行自廣州而西其海難行自欽廉而西則尤爲難行蓋福建兩浙濱海多港忽遇惡風則急投近港若廣西海岸皆砂土無多港澳暴風卒起無所逃匿至於欽廉之西南海多巨石尤爲難行觀欽之象鼻其端倪已見矣

天涯海角

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蓋南轅窮途也欽遠於廉則天涯之名甚於海角之可悲矣斯亭竝城之東地勢頗高下臨大江可以觀覽昔余襄公守欽爲直釣軒於亭之東偏卽江濱之三石命曰釣石

醉石臥石富爲吟咏載在篇什

潮

江浙之潮自有定候欽廉則朔望大潮謂之先水日止一潮二弦小潮謂之子水頃刻竟落未嘗再長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初不係月之盛衰豈不異哉案二弦似誤

海外黎蠻

海南有黎母山內爲生黎去州縣遠不供賦役外爲熟黎耕省地供賦役而各以所邇隸於四軍州生黎質直獷悍不受欺觸本不爲人患熟黎多湖廣福建之姦民也狡悍禍賊外雖供賦於官而陰結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經由村峒多舍其家峒中有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聞家饒於財善用其衆力能制服羣黎朝廷賜封宜人瓊管有令於黎峒必下王宜人無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繼其業昔崇寧中王祖道經略廣西撫定黎賊九百七峒結丁口六萬四千開通道路一千二百餘里自以爲漢唐以來所不臣之地皆入版圖官僚皆受厚賞淳熙元年五指出生黎峒首王仲期率其旁人十峒丁口一千八百二十人歸化諸峒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詣瓊管公參就顯應廟祈石歃血約誓改過不復抄掠瓊管犒遣歸峒大抵黎俗多猜客來不遽見之而於隙閒察客儼然不動然後遣奴出布席客卽席坐移時主乃出見不交一談少焉置酒先以惡穢味嘗客客忍食不疑則喜繼以牛酒否則遣客其親故聚會椎鼓歌舞三杯後請去備猶以弓刀置身側也性好讎殺謂之作拘遇親戚之仇卽械繫之要牛酒銀瓶謂之贖命婚姻以折箭爲信商旅在其家黎女有不潔者父母反對鄰里誇之其親死殺牛以祭不哭

不飯唯食生牛肉。其葬也。舁輓而行。前一人以雞子擲地。不破。卽吉地也。居處皆棚屋。土產名香。檳榔。椰子。小馬。翠羽。黃蠟。蘇木。吉貝之屬。四州軍征以商爲歲計。商賈多販牛以易香。黎裝椎髻。徒跣裸袒。而腰繚吉貝。首珥銀釵。或銅或錫。首或以絳帛綵帛包髻。或帶小花笠。或加雞尾。而皆簪銀篋二枝。亦有著短織花裙者。熙寧中。王祖道撫定黎峒。其酋亦有補官。今其孫尙服錦袍。銀束帶。蓋其先世所受賜而服之。云。獠人執黎弓。垂箭筈。戴兜鍪。佩黎刀。刀刃長二尺。而柄甚長。以白角片長尺許。如雞尾爲靶。子飾兜鍪。織藤爲之。其婦人高髻。繡面。耳帶銅環。垂墜至肩。衣裙皆吉貝。五色爛然。無有袴襦。徒繫裙數重。裙製四圍合縫。以足穿之。而繫諸腰。羣浴於川。黎人半能漢語。十百爲羣。變服入州縣墟市。人莫辨焉。日將晚。或吹牛角爲聲。則紛紛聚會。結隊而歸。始知其爲黎也。

海外諸蕃國

諸蕃國大抵海爲界限。各爲方隅而立國。國有物宜。各從都會以阜通。正南諸國。三佛齊其都會也。東南諸國。閩婆其都會也。西南諸國。浩乎不可窮。近則占城真臘。爲窟裏諸國之都會。遠則大秦爲西天竺諸國之都會。又其遠則麻離拔國。爲大食諸國之都會。又其外則木蘭皮國。爲極西諸國之都會。三佛齊之南。南大洋海也。海中有嶼萬餘人。奠居之。愈南不可通矣。閩婆之東。東大洋海也。水勢漸低。女人國在焉。愈東則尾閭之所泄。非復人世。稍東北向。則高麗百濟耳。西南海上諸國。不可勝計。其大略亦可考。姑以交趾定其方隅。直交趾之南。則占城真臘佛羅安也。交趾之西北。則大理黑水吐蕃也。於是西有大海。隔之。是海也。名曰細蘭。細蘭海中有一大洲。名細蘭國。渡之而西。復有諸國。其南爲故臨國。其北爲大秦國。

王舍城天竺國。又其西有海。曰東大食海。渡之而西。則大食諸國也。大食之地甚廣。其國甚多。不可悉載。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則木蘭皮諸國。凡千餘。更西則日之所入。不得而聞也。

占城國

占城。漢林邑也。境上有馬援銅柱。在唐曰環王。王所居曰占城。以名其國。地產名香犀象。土皆白沙。可耕之地絕少。無羊豕蔬茹。人採香爲生。國無市肆。地廣人少。多買奴婢。船舶以人爲貨。北抵交趾。南抵真臘。臣事交趾。而日與真臘爲仇。乾道癸巳。閩人有以西班牙到。選得官吉陽軍都監者。泛海之官。飄至占城。見其國與真臘乘象以戰。無大勝負。乃說王以騎戰之利。教之弓弩騎射。占城王大悅。具舟送至吉陽。厚齎隨以買馬。得數十匹。以戰則克。次年復來。人徒甚盛。吉陽軍因卻以無馬。乃轉之瓊管。瓊管不受。遂怒而歸。後不復至也。異時諸國船舶。類爲其所虜。蓋其俗本好剽掠。其屬有賓隴。隴國賓陁陵。國目連舍基在賓陁陵。或云卽王舍城。建隆二年。曾貢方物。三年八月。又來貢。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又進貢。有詔賜錢二千六百緡。其慕化抑可嘉也。

真臘國

真臘國。遠於占城。而近於諸蕃。其旁有窟裏國。西棚國。三泊國。麻蘭國。登流眉國。第辣撻國。真臘爲之都。會北抵占城。最產名香。登流眉所產爲絕奇。諸蕃國香所不及也。其國僧道咒法靈甚。僧之黃衣者。有室家。紅衣者。寺居。戒律精嚴。道士以木葉爲衣。國中望天一隅。常有少痕。其人云。昔女媧所不至也。本朝徽宗宣和二年。曾遣使入貢。

蒲甘國

蒲甘國自大理國五程至其國。自窰裏國六十程至之。隔黑水淤泥河。則西天諸國不可通矣。蒲甘國王官員皆戴金冠。狀如犀角。有馬不鞍而騎。王居以錫爲瓦。以金銀裹飾屋壁。有寺數十所。僧皆黃衣。國王早朝。其官僚各持花獻王。僧作梵語祝壽。以花戴王首。餘花歸寺供佛。徽宗崇寧五年二月曾入貢。

閩婆國

閩婆國又名莆家龍。在海東南。勢下故曰下岸。廣州自十一月十二月發船。順風連昏旦。一月可到。國王撮髻腦後。人民剃頭留短髮。好以花樣縵布織身。以椰子并撻樹漿爲酒。蔗糖其色紅白。味極甘美。以銷銀鎗錫雜鑄爲錢。其錢以六十箇准爲一兩。金用三十二錢爲半兩。金土產胡椒檀香丁香白豆蔻肉豆蔻沉香。國人尙氣。好鬪戰。王及官豪有死者。左右承奉人皆願隨死。焚則躍入火中。棄骨於水。亦蹈水溺死不悔。

故臨國

故臨國與大食國相邇。廣船四十日到藍里住冬。次年再發船。約一月始達。其國人黑色。身纏白布。鬚髮伸直。露頭撮髻。穿紅皮履。如畫羅漢腳踏者。好事弓箭。遇鬪戰。敵時以綵纈纏髻。國王身纏布出入。以布作軟兜。或乘象。國人好奉事佛。其國有大食國蕃客寄居甚多。每洗浴畢。用鬱金塗身。欲象佛之金身也。監筦國遞年販象牛。大食販馬。前來此國貨賣。國王事天尊牛。殺之償死。中國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往。雖以一月南風至之。然往返經二年矣。

注釐國

注釐國是西天南印度也。欲往其國。當自故臨國易舟而行。或云蒲甘國亦可往。其國王冠有明珠異寶。多與西天諸國戰爭。國有戰象六萬。皆高七八尺。戰時象背立屋。載勇士。遠則用箭。近則用槊。戰勝者象亦賜號。以旌其功。至有賜錦帳金槽者。每日象亦朝王。國王及官民皆撮髻。繞白布。以金銀爲錢。出指環腦子。蓋貓兒睛之類也。真珠象牙。雜色琥珀。色絲布。妓女近萬家。每日輪妓三千入朝。祇役國人尙氣輕生。有不相伏者。日數十對。在王前用短刀格鬪。死而無悔。父子兄弟不同釜而爨。不共器而食。然甚重義。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注釐國王遣使貢真珠等。譯者道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心。至神宗熙寧十年六月。此國亦貢方物。上遣內侍勞問之。乃此國也。

大秦國

大秦國者。西天諸國之都會。大食蕃商所萃之地也。其王號麻囉弗。以帛織出金字纏頭。所坐之物。則織以絲罽。有城郭。居民所居舍。以石灰代瓦。多設簾幃。四圍開七門。置守者各三十人。有他國進貢者。拜於階扃之下。祝壽而退。屋下開地道。而禮拜堂一里許。王少出。惟誦經禮佛。遇七日。卽由地道往禮拜堂。拜佛。從五十人。國人罕識王面。若出遊騎馬。打三警青繖。馬頭項皆飾以金玉珠寶。遞年大食國王。號素丹。遣人進貢。如國內有警。卽令大食措置兵甲前來撫定。所食之物。多飯餅肉。不飲酒。用金銀器以匙挑之。食已。卽以金盤貯水濯手。土產琉璃珊瑚。生金花錦縵布。紅馬腦真珠。天竺國其屬也。國有聖水。能止風濤。若海揚波。以琉璃瓶盛水灑之。卽止。

大食諸國

大食者諸國之總名也。有國千餘所。知名者特數國耳。有麻離拔國。廣州自中冬以後發船。乘北風行。約四十日到地名藍里。博買蘇木白錫長白藤。住至次冬。再乘東北風六十日順風方到此國。產乳香龍涎真珠琉璃犀角象牙珊瑚木香沒藥血竭阿魏蘇合油沒石子薔薇水等貨。皆大食諸國至此博易。國王官民皆事天。官豪皆以金線挑花帛纏頭搭項。以白越諾金字布爲衣。或衣諸色錦。以紅皮爲履。居五層樓。食麵餅肉酪。貧者乃食魚蔬。地少稻米。所產果實甜而不酸。以蒲桃爲酒。以糖煮香藥爲思酥酒。以蜜和香藥作眉思打華酒。暖補有益。以金銀爲錢。巨舶富商皆聚焉。哲宗元祐三年十一月大食麻離拔國遣人入貢。卽此麻離拔也。有麻嘉國。自麻離拔國西去陸行八十餘程乃到此。是佛麻霞勿出世之處。有佛所居方丈。以五色玉結甃成牆屋。每歲遇佛忌辰。大食諸國王皆遣人持寶貝金銀施捨。以錦綺蓋其方丈。每年諸國前來就方丈禮拜。并他國官豪不拘萬里。皆至瞻禮。方丈後有佛墓。日夜常見霞光人近不得往。往皆合眼走過。若人臨命終時。取墓上土塗胸。卽乘佛力超生云。有白達國。係大食諸國之京師也。其國王則佛麻霞勿之子孫也。大食諸國用兵相侵。不敢犯其境。以故其國富盛。王出張阜蓋金柄。其頂有玉獅子。背負一大金月。耀人目如星。遠可見也。城市衢陌居民豪侈。多寶物珍段。皆食餅肉酥酪。少魚菜米。產金銀碾花上等琉璃白越諾布蘇合油。國人皆相尙以好雪布纏頭。所謂軟琉璃者。國所產也。有吉慈尼國。皆大山圍繞。鑿山爲城。方二百里。環以大水。其國有禮拜堂百餘所。內一所方十里。國人七日一赴堂禮拜。謂之除。或作磨。其國產金銀越諾布金絲錦五色駝毛段碾花琉璃蘇合油無

名異摩娑石人食餅肉乳酪少魚米民多豪富居樓閣有五七層者多畜牧駝馬地極寒自秋至春雪不消寢近西北故也。有眉路骨惇國居七重之城自古用黑光大石疊就每城相去千步有蕃塔三百餘內一塔高八十丈內有三百六十房人皆纏頭搭項寒卽以色毛段爲衣以肉麵爲食以金銀爲錢所謂鮫綃薔薇水梔子花摩娑石礪砂皆其所產也。有勿斯離國其地多名山秋露旣降日出照之凝如糖霜採而食之清涼甘腴此真甘露也山有天生樹一歲生粟次歲生沒石子地產火浣布珊瑚。

木蘭皮國

大食國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國不可勝計大食巨艦所可至者木蘭皮國爾蓋自大食之陀盤地國發舟正西涉海一百日而至之一舟容數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機杼之屬言舟之大者莫木蘭若也今人謂木蘭舟得非言其莫大者乎木蘭皮國所產極異麥粒長二寸瓜圍六尺米麥窖地數十年不壞產胡羊高數尺尾大如扇春剖腹取脂數十斤再縫而活不取則羊以肥死其國相傳又陸行二百程日晷長三時秋月西風忽起人獸速就水飲乃生稍遲以渴死。

西天諸國

西方諸國大率冠以西天之名凡數百國最著名者王舍城天竺國中印度蓋佛氏所生故其名重也傳聞其地之東有黑水滄河大海越之而東則西域吐蕃大理交趾之境也其地之西有東大食海越之而西則大食諸國也其地之南有洲名曰細蘭國其海亦曰細蘭海昔張騫使大夏聞身毒國在大夏東南一千里余聞自大理國至王舍城亦不過四十程案賈耽皇華四達記云自安南通天竺又達摩之來浮

海至番禺。此海道可通之明驗也。

西天南尼華囉國

西天南尼華囉國。城有三重。其人早晚必浴。以鬱金塗身。面效佛金色。國人多稱婆羅門。以爲佛真子孫。屋壁坐席。塗以牛糞。家置壇崇三尺。三級而升。每晨以牛糞塗焚香獻花供養。道通西域。西域忽有輕騎來劫。但閉門距之。數日乏糧自退。

崑崙層期國

西南海上有崑崙層期國。連接大海島。常有大鵬飛蔽日移晷。有野駱駝。大鵬遇則吞之。或拾鵬翅截其管。堪作水桶。又有駱駝鶴。身項長六七尺。有翼能飛。但不高耳。食雜物。炎火或燒赤熟銅鐵與之食。及產大象牙犀角。又海島多野人。身如黑漆。拳髮誘以食而擒之。動以千萬。賣爲蕃奴。

波斯國

西南海上波斯國。其人肌理甚黑。鬚髮皆拳。兩手鈐以金串。縵身以青花布。無城郭。其王早朝。以虎皮蒙杙。疊足坐。羣下禮拜。出則乘軟兜。或騎象。從者百餘人。執劍呵護。食餅肉飯。盛以整器。掬而啗之。

蜺蠻

以舟爲室。視水如陸。浮生江海者。蜺也。欽之蜺有三。一爲魚蜺。善舉網垂綸。二爲蠨蜺。善沒海取蜺。三爲木蜺。善伐山取材。凡蜺極貧。衣皆鶉結。得掬米妻子共之。夫婦居短篷之下。生子乃猥多。一舟不下十子。兒自能孩。其母以軟帛束之背上。蕩漿自如。兒能匍匐。則以長繩繫其腰。於繩末繫短木焉。兒忽墮水。則

緣繩汲出之兒學行往來逢脊殊不驚也能行則已能浮沒。艇舟泊岸羣兒聚戲沙中冬夏身無一縷真類獺然。艇之浮生似若浩蕩莫能馴者然亦各有統屬各有界分各有役於官以是知無逃乎天地之間。廣州有艇一種名曰盧亭善水戰。

三伏馱

交趾之南有山曰播流環數百里若大鐵圍不可攀躋中皆良田唯有一竅可入有種類居之交趾所不得而臣號曰三伏馱安南屢欲滅之其人守險萬方不可入三伏馱自言曰縱安南有強兵我自有未可食蓋謂其不可滅也。

獠人

獠人者言其執篠役於中國也。靜江府五縣與獠人接境曰興安靈州臨桂義寧古縣獠人聚落不一最强者曰羅曼獠人麻園獠人其餘曰黃沙曰甲石曰嶺屯曰褒江曰贈脚曰黃村曰赤水曰藍思曰巾江曰竦江曰定花曰冷石坑曰白面曰黃意曰大利曰小平曰灘頭曰丹江曰磨江曰閃江曰把界山谷獠人遠獠人彌多盡隸於義寧縣桑江寨獠人椎髻臨額跣足帶械或袒裸或鶉結或斑布袍袴或白布巾其酋則青巾紫袍婦人上衫下裙斑斕勃窣惟其上衣斑文極細俗所尚也地皆高山而所產乃輜重欲運致之不可肩荷則爲大囊貯物以皮爲大帶挽之於額而負之於背雖大木石亦負於背獠人耕山爲生以粟豆芋魁充糧其稻田無幾年豐則安居巢穴一或饑饉則四出擾攘土產杉板滑石蜜蠟零陵香燕脂木靜江五縣沿邊唯興安義寧縣官任滿有邊賞。

西南夷

西南五姓蕃部曰龍羅方石張。自昔許上京入貢。龍羅方石自宜州入境。張蕃自邕州入境。或三年或四五年。計五姓人徒凡九百六十人。所貢氍毹馬丹砂。朝廷支賜錦衫銀帶與其他費。凡二萬四千四百餘緡。回答之物不與焉。熙寧八年。令五姓蕃五年一進奉。納方物於宜州。宜州估時價回答。又有西南韋蕃。亦五年一進奉。宜州受其方物回答之費。凡一千二百餘緡。羈縻州亦有進奉者。宜州管下安化三州一鎮。舊許三年一上京進奉。額二百九十三人。後令納方物於宜州。思立寨而親赴州領賜。西南夷大率椎髻跣足。或衣斑花布。或披氍毹而背刀帶弩。其髻以白紙縛之。云猶爲諸葛武侯制服也。武侯之烈遠矣哉。

通道外夷

中國通道南蠻。必由邕州橫山寨。自橫山一程至古天縣。一程至歸樂州。一程至唐興州。一程至睦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程至龍安州。一程至鳳村山獠渡江。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嶺。一程至羅扶。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國。自杞四程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國之境。名曰善闡府。六程至大理國矣。自大理國五程至蒲甘國。去西天竺不遠。限以淤泥河不通。亦或可通。但絕險耳。凡三十二程。若欲至羅殿國。亦自橫山寨如初行程。至七源州而分道。一程至馬樂縣。一程至恩化縣。一程至羅奪州。一程至園慕州。一程至阿妹蠻。一程至硃砂蠻。一程至順唐府。二程至羅殿國矣。凡十九程。若欲至特磨道。亦自橫山一程至上安縣。一程至安德州。一程至羅博州。一程至陽縣。一程至隘岸。一程至那郎。一程至西寧州。一程至富州。一程至羅拱縣。一程至歷水鋪。一程至特磨道矣。自

特磨一程至結也蠻。一程至大理界虛。一程至最寧府。六程而至大理國矣。凡二十程。所以謂大理欲以馬至中國而北阻自杞。南阻特磨者。其道里固相若也。聞自杞特磨之間。有新路直指橫山。不涉二國。今馬旣歲至。亦不必由他道也。

航海外夷

今天下沿海州郡。自東北而西南。其行至欽州止矣。沿海州郡。類有市舶。國家綏懷外夷。於泉廣二州置提舉市舶司。故凡蕃商急難之欲赴愬者。必提舉司也。歲十月。提舉司大設蕃商而遣之。其來也。當夏至之後。提舉司征其商而覆護焉。諸蕃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其次閩婆國。其次三佛齊國。其次乃諸國耳。三佛齊者。諸國海道往來之要衝也。三佛齊之來也。正北行。舟歷上下竺與交洋。乃至中國之境。其欲至廣者。入自屯門。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門。閩婆之來也。稍西北行。舟過十二子石。而與三佛齊海道合於竺嶼之下。大食國之來也。以小舟運而南行。至故臨國。易大舟而東行。至三佛齊國。乃復如三佛齊之入中國。其他占城真臘之屬。皆近在交趾洋之南。遠不及三佛齊國。閩婆之半。而三佛齊閩婆。又不及大食國之半也。諸蕃國之入中國。一歲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後。可大抵蕃舶風使而行。一日千里。一遇朔風。爲禍不測。幸泊於吾境。猶有保甲之法。苟泊外國。則人貨俱沒。若夫默伽國。勿斯里等國。其遠也不知其幾萬里矣。

南海役法

自免役法行。天下無復有鄉差爲吏之州。獨海南四郡不行焉。聞仕於海南者曰。海南名爲鄉差。實募人

爲吏。彼受募者已世其業。民間反謂免役爲便。願輸役錢而不得。夫權利之心。人皆有之。地邇京師。則人以功名爲權利。去朝廷遠。人絕榮望。惟知利之爲權利耳。廣西州縣之吏。皆鄉落大姓。能爲一鄉之禍福。人莫不尊敬之。與江浙之恥爲吏者大異。遠方之貴吏。猶江浙之貴仕也。况南海之遠乎。向之所知。殆一二受募吏輩。自固之言。嘗謂免役之法。聖人所謂順非而澤者也。人生天地之間。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富民爲吏。豈不艱苦。然而甲乙執役。必能自愛其鄉黨。雖不保其不爲非。必不至無文以毒民。如今日之吏。就使斯民得輸錢免役。以自逸。而心厭作吏之賤。舉先王良法美意。納之於斯民厭惡之心。俾募僱爲吏者。長子孫於害民之間。而斯民有無窮之患。豈不甚可痛哉。自免役之法一行。有志於世之士。至終不敢復。蓋民之所安者在是。聖人所謂順非而澤者。其是法乎。鄉差之法。非役民以自養也。與民長慮而全其生也。今日舉世之民。受吏之害。幸海南四郡。遺法尙存。吾懼繼此有搖撼欲去之而行免役者。羊亡禮遂亡矣。

蠻刀

獠人刀及黎刀略相類。皆短刃而長靶。黎刀之刃尤短。以班藤織花。纏束其靶。以白角片尺許如鷄尾。飾靶之首。獠刀雖無文飾。然亦銛甚。左右江峒與界外諸蠻刀相類。刃長四尺。而靶二尺。一鞘而中藏二刃。蓋一大一小焉。靶之端爲雙圓而相竝。峒刀以黑皮爲鞘。黑漆飾靶。黑皮爲帶。蠻刀以褐皮爲鞘。金銀絲飾靶。朱皮爲帶。峒刀以凍州所作爲佳。蠻刀以大理所出爲佳。獠刀黎刀帶之於腰。峒刀蠻刀佩之於肩。峒人蠻人甯以大刀贈人。其小刀必不與人。蓋其日用須臾不可闕。忽遇藥箭。急以刀剗去其肉。乃不死。

以故不以與人。今世所謂吹毛透風，乃大理刀之類。蓋大理國有麗水，故能製良刀云。

蠻鞍

蠻人馬鞍，與中國鞍不相遠，但不用韉。唯有橋鐙貼腿耳。橋朱黑相漆，如犀毘紋。鐙如半鞞，藏足指其中。蓋徭人路險，馬行荆棘，懼傷足也。貼腿以皮包，下亦用氈，以傳馬脊。後鞞鑿木，爲大錢數十枚，珠貫而繫之，如驢騾然。鞍皆大宜於馬脊，但前橋差低耳。

蠻弩

凡蠻徭之弩，狀如中都之吃筍弩。蓋不能彎弓，而皆能踏弩也。以燕脂木爲之，長六尺餘，厚二寸，博四寸許，其長三尺餘，厚止半寸，不割箭槽，編架其箭如栝，故名曰編架弩。其箭刻竹爲之，或用小圓竹，而皆有弩之箭戶，鐵如鑿，或如鳧茨葉，以軟皮爲羽，利於射高而不可以俯射。則弓易軟，矢易鉤，非良材也。宜州南丹等及邕州左右江之諸峒，西南舊弩，其製作略同。其弓材則良矣。唯南丹弩弓材爲絕佳。蓋南丹弩弓，其材有五，加木上也。石木次也。黃速欄又其次也。燕脂木爲下矣。加木射愈近而激矢愈遠，無末約之弊。故名曰加石木。膚理沈黑，堅類鐵石。黃速欄發矢聲鏗然也。視燕脂木則力同，而矢遠倍之矣。余嘗聞吃筍小弩之利，材之良，與夫抹弦撥弦，擲矢擲矢之技，頗臻乎巧。及聞靜江徭人弩勁甚，矢無空發，古縣之民，一聞虛弦之聲，率皆奔潰，因見蠻弩卽吃筍之大者耳。

黎弓

諸徭皆以弩爲長技。唯南黎人以弓爲長技。黎弓以木，亦或以竹，而弦之以藤。類中州彈弓，其矢之大，其

鐵也。故雖無羽，亦可施之於射近。大抵黎弓正與倭弓相類，但倭弓長而大，而黎弓短而小耳。倭弓長丈許，據弓下梢於地，平身射之，手空矢長，能以無羽之矢命中於百步之外。黎人弓短矢重，往者黎人跳梁，官兵以竹弓禦之，矢不能斃人。大爲黎人所輕，彼特未遇吾勁弓耳。然南方卑溼，角弓易壞，惟竹弓可用，不勁也固宜。若蠻峒之速樸木加木石木，天下之良材也，誠得是木製以爲弓，雖角弓之勁有不能當者，雖以威天下可也。

藥箭

溪峒弩箭皆有藥，唯南丹爲最酷。南丹地產毒虺，其種不一，人乃合集醞釀以成藥，以之傳矢，藏之竹筒。矢鏃皆重縮，是矢也，度必中而後發。苟中，血縷必死。唯其土人自有解藥，南丹之戰也，人以甘蔗一節自隨，忽爾中矢，卽噉蔗，則毒氣爲之少緩，急歸繫身於木株，而服解藥，少焉毒作，身將奮擲於木株，繫身得不擲死，否則藥作而自躍於虛空，墮地撲殺耳。邕州溪峒以桤榔木爲箭鏃，桤榔遇血悉裂，故其矢亦能害人。

梧州鐵器

梧州生鐵在鎔，則如流水，然以之鑄器，則薄幾類紙，無穿破。凡器既輕且耐久，諸郡鐵工煅銅，得梧鐵雜淋之，則爲至剛，信天下之美材也。

皮履

交趾人足躡皮履，正似今畫羅漢所躡者，以皮爲底，而中施一小柱，長寸許，上有骨朵頭，以足將指夾之。

而行。或以紅皮如十字倒置其三頭於皮底之上。以足穿之而行。皆燕居之所履也。地近西方。則其服飾已似之矣。

練子

邕州左右江溪峒。地產苧麻。潔白細薄而長。土人擇其尤細長者爲練子。暑衣之輕涼離汗者也。漢高祖有天下。令賈人無得衣練。則其可貴自漢而然。有花紋者爲花練。一端長四丈餘。而重止數十錢。捲而入之小竹筒。尙有餘地。以染真紅。尤易著色。厥價不廉。稍細者一端十餘緡也。

安南絹

安南使者至。欽太守用妓樂宴之。亦有贈於諸妓。人以絹一匹。絹麤如細網。而蒙之以棉。交人所自著衣裳。皆密絹也。不知安南如網之絹何所用也。余聞蠻人得中國紅縵子。皆拆取色絲。而自以織衫。此絹正宜拆取其絲耳。

腰鼓

靜江腰鼓最有聲腔。出於臨桂縣。職由鄉。其土特宜。鄉人作窰燒腔。鼓面鐵圈出於古縣。其地產佳鐵。鐵工善煅。故圈勁而不漏。其皮以大羊之革。南多大羊。故多皮。或用蝥蛇皮鞣之。合樂之際。聲響特遠。一二面鼓已若十面矣。

銅鼓

廣西土中銅鼓。耕者屢得之。其製正圓。而平其面。曲其腰。狀若烘籃。又類宣座。面有五蟾分據其上。蟾皆